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分註拾遺卷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綱目分註拾遺卷二

溧陽芮長恤撰

劉裕伐秦

裕軍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云云遣軍擊之

栽登岸則走退則復來　竪一白毦下有魏人不解其

意皆未動句　駞往赴之十有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

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

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别

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云

至渭橋鎮惡令云云衆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

解放舟艦句通鑑所無而分註有之

劉裕至長安既而東還

捨此欲何之上有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宫殿是

公家室宅

相賀以上言殘民仰望忻慰之情如彼又陵墓宫室

在此則於義亦有不容去者捨此此字正指墳墓宫

殿刪上四句非是

慇懃下有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

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

受命朝廷云云非裕之本心但父老有詞誠切懇至

不得不以此謝之耳刪之亦非是

通鑑註

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

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繁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約今從之

此通鑑註而分註錄之玩今從之一語又疑其為通鑑正文不然則亦考異之類也

冦謙之

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　圖籙真經六十餘卷

出天宫静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

分註無其中數篇二句然崔浩所上書又云神人接

對手筆粲然若刪去李君手筆句則書詞又無照應

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

師其人受其術贊其事以為勝於河圖洛書浩之書

蓋將聾瞽一世也此所謂欺人以自伐者

張約之疏

原本云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

之愆

分註刪去兩句氣格单弱不振

謝晦反江陵

横被宽酷下有云臣等若志欲執權不耑為國初廢滎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虚館七旬仰望鸞旂者哉

此段分註不錄以畔臣不足錄也今存之者明晦等情雖可諒而事出反常縱横被宽酷而無地可控訴也

劉義康

以次者供御下有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併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已所服食勝於其君復取以誇示焉豈為臣之道乎甘其小者舉一甘而大於甘者可知也義康之禍兆於此矣

伐魏

徐兖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　悉發青兾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

行符到十日朿裝縁江五郡集廣陵縁淮三郡集盱眙

拓跋燾入冦

魏使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乃就求槖駝明日魏尚書李孝伯至餉義恭貂裘餉駿槖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如此駿使張暢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備守乃邊鎮之常恱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氊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

曰受任戎行不齊樂具此下張李問答多可覩者不能悉補錄

佛狸侵宋遺書遣使屢有所求亦屢有所餉又復結援請婚紛紜往來若有可撫而接者至於焚掠之害屠剝之苦古今所未有又何其憯毒之甚耶蓋凶暴殘忍是其本性而又濟以姦狡南土之人往往為其所愚政此類也

常侍與侍中重輕

常侍選望甚重下有與侍中不異句其後云云　雖為輕重原本作雖主意欲為輕重　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

顧凱之

乃著定命論原本作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如分註則定命論直似凱之之自著非其實矣

謝莊

廢帝欲殺莊彧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生長富貴今繫之尚方使知夫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於狂主之前欲救人之死法言固不得巽言亦不得彧人乃以嬉笑得之此亦優旃滑稽之類

殷孝祖至建康

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惟保丹揚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云云

應尋陽者既衆而丹揚一郡又復叛渙建康危迫如此則孝祖之來所關甚大删上數句何也

沈攸之

攸之率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惟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返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惟在云云

孝祖戰死朝廷無所倚賴明旦之戰存亡所繫攸之之言皆忠勇所激删前一段反不見感憤動人處

豈計升降下有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云云

此兩句亦見攸之能自克處不宜刪

錢溪

下臨洄洑船必泊岸原本作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

平青州

文秀猶不降下云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

曰云云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

劉桃根戍不其城分註不載遣百騎襲不其城又脫不字但云襲其城拔之不知所拔者何城也

蒼梧王

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下有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云云

此等事亦振古所無分註不屑詳録者以其與小說相近也雖近於小説然亦無碍於正史

魏文帝論喪禮

癸酉葬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羣臣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曰云云　與先世不同下有云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懐别問尚書游明根高閭

等公可聽之因謂明根等云云　盡哀誠下有云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云云　苟免咺嫌而已哉下有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臨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惟望至期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

於今云云　恐乖冥旨下有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魏主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徇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且平時公卿云云

孝文之喪馮后其是非得失先輩斷之審矣乃若於羣下所辨析則又有當詳究者蓋情有品節奪之以漸事有際會覩之以通適中倫脊非多言所能淆亂

也且游高二子所謂北方之學以禮名家者其辭遊移尚無定說況於庸碌之徒既不能奉禮將順又不能擇義從時比事失宜旁出無紀孝文雖能盡羣下之情而有裨於君者寡矣

禘祫義

魏主問王鄭之義是非安在游明根等從鄭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

此條分註不錄蓋以王鄭之義皆非故也然當此之世而留心禮典如此則當世之好尙亦可知矣

綱目誤書

九月辛酉齊追尊文惠太子爲文皇帝廟號世宗通鑑

九月魏主追尊其父爲文帝廟號世祖綱目

此一事而兩書不同綱目誤也蓋齊主之父文惠太子未即位而卒昭業既立故追尊其父爲皇帝陵曰崇安而加以謚號若魏主之父弘則久在帝位及其

卒也既謚曰獻文而廟號顯祖矣今又尊為文帝更號世祖此何禮也此必當世點對之誤讀者習而不察耳

謝瀹

蕭鸞既篡位與羣臣晏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齊王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晏與淪皆失節之臣而晏偏憚淪者逆鸞篡竊淪不與謀恃此以為勝於晏晏亦以此愧於淪故也然淪雖不與鸞之謀而亦食鸞之祿其誚王晏亦五十步之笑百步耳分註所以不載殆為是歟且齊梁之際淪與兄朏俱有高名而出處如此其意以為易代之事已不相關後雖事篡君受新職無傷也既不能立節又不能潔身富且貴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魏議伐齊

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魏主曰衆論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曰諾

事有行留議有得失公聽並觀從其善者博謀之道無踰於此但斷國是者恐難其人耳書云聽曰聰聰作謀旨深哉

高閭

魏主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效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并舉

君之於臣既已有恩有法則臣之於君必且生感生愧從其願愧其心孝文之於閭可謂處之得其道矣

此條分註不錄

魏司徒勰

海内莫及下有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　默然久之下有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云云　松竹爲心下有吾少與綢繆未忍睽離吾百年後聽其云云

袁昂荅蕭衍書

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從容以禮

竊以一粲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

昂雖不肯請降亦非有必死之志其答書皆婉曲調停語也分註不録或嫌其少激烈之致耶愚觀此書立言正與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篇相似昂之遂臣梁氏即於此可覩矣

鄱陽王蕭寶寅

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墻夜出寶寅具小

船於江岸　著烏布襦腰繫千餘錢躡屩徒步潜赴江側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云云

出寶寅者奄尹將之入魏者民家亦可見赴義之不擇人矣寅初入魏謹於守禮切於復仇魏人皆禮而重之惜乎晚節之死於悖亂也以艱難險阻而全身

以負義失圖而隕命有初鮮終亦可嘆矣

吉翂

訊之下有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翂曰云云誘之下有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今若轉詞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因瞑目引領惟聽大戮無言復對嚴以訊之和以誘之而翂終無異詞翂可謂篤孝矣

五經博士

梁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會稽賀瑒平原明山賓
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
餼
分註但言博士而不列其人通鑑雖列其人而僅有
其四豈四人之中或有兼經者耶不然缺一人則缺
一經矣
許懋論封禪
非正經之通議也下有舜五載一巡守春夏秋冬周徧

四岳若為封禪何其數也

因鄭引緯書誤解巡守為封禪故闢之曰若為封禪豈有一歲之中東西南北封禪凡四之理分註删此數句意未明了

鐫文告成下有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

唯受命之君乃得封禪則成王何以亦封禪明是自

相背謬且炎帝神農氏本一人也既曰神農封泰山又曰炎帝封泰山一人分見何妄如之此兩事足破所記十二家之説删之非是

修五禮

僅有在者下有帝即位修之啓審省置之宜敇使外詳時尚書以為廡務權與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

分註删去審省置之宜兩句但云議欲省之不知所

省者何事

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於是云云

徙寺

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郭外

任城但知寺之當徙而不知寺之當廢然而難言之

矣城市山林分別緇素只是末流一著

濟陽江革

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賊立銘孤負朝廷延明令革作丈八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為云云

暅之文人逞技無他大惡而江革唾罵若彼且為賊立銘遂云孤負朝廷假設曩時身為俘獲舉止應對少有摧屈其孤負當何如耶甚至失身為之奔走役

使者其孤負又當何如耶文章無聲價以節義為聲價輕於執筆則亦將易於改節矣江革之言嚴厲剛方差强人意正當表以為訓奈何删之

殷州刺史崔楷

楷表稱州今新立斗糧尺刃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云云　賊至强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云云

孔門論政主於足食足兵而民信必不得已則去兵

必不得已則又去食無食則死故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後儒不通時務誤認去字曲說支離熟玩雀楷一條亦可以曉然矣

楊津

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陽津乃散衆輕騎還朝

先是津為杜洛周所執不知何以脫禍通鑑亦不詳其事魏主既誅爾朱榮以津都督并肆經畧河汾未

幾逆兆入洛津遂還朝明年為爾朱氏所害或曰津任專非道使其終留鄴下不歸洛陽或者可以免乎曰不然兆與世隆天光仲遠罪惡四張羅織忠義彼楊氏子弟在官者尚遣使就殺之况津之名位其素所忌嫉者耶生晦極之世饕其祿受其禍者多矣豈惟楊氏一姓哉儉德辟難否之時義大矣

高歡

我報讐耳下有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

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云云

觀此則爾朱氏父子謀反久矣高歡當兩軍之前發其陰謀雖一時報復之語而爾朱之罪正不容掩分註不錄何也

宇文泰與侯莫陳悅書

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荐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㟁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

退惟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

數責罪人有源有委且詞義嚴正而簡當不待出兵已足以褫悦之魄矣分註不錄今補之

趙昶

鼠仁感悟遂相率降下又有氐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諭降之徙其豪帥四千餘人并部落於華州泰即以昶為都督使領之

昶諭降李鼠仁又諭降梁道顯徙其豪帥并部落以昶為都督領之者領所從道顯之部落也與上文鼠仁事不相蒙分註刪道顯一節仍以都督句結之似以昶領鼠仁部落矣

賀琛疏

駑困拱手原本作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羣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云云　變其耳目下有不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止

恥不能及衆故勉强而為之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云云

陳霸先監始興郡

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禽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既誅元景仲而迎蕭勃又救歐陽頠而禽蘭裕始興諸郡得以無虞者霸先之功也故勃因而用之救衡

州事分註何以不錄

尹德毅說蕭詧

江東之人上有魏人貪𠀩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四句　人盡讎也上有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八字

王僧辯復蕭淵明

卿宜迎接下有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獎王

室伊吕之任命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復書分註不録為其中變故也然書辭甚正使僧辯終執初志至死不回齊雖欲亂梁得乎怵於齊而改圖不惟僧辯失策其身不保而始禍造釁梁事亦因以大壞矣

霸先襲僧辯

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嘆謂所親曰云云　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

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于京口舉兵襲僧辯云云

霸先留旰不復遣歸即舉兵襲建康使僧辯不知備禦此是霸先兵機不宜删

棄舟登岸下有石頭城北接崗阜不甚危峻

兩句無甚緊要正為下文捧安都投於女垣内起意

北齊請和

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

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决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闘也乃與齊盟

霸先明知齊必背盟而以曇朗為質此亦勉强收拾人心處明年齊冦果至陳人戰勝未必非此番告諭有以激之也

朱瑒與徐陵書

梁故建寧公琳當亂離之辰揔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

恩匡繼徒緼包胥之忠終遘萇弘之肯至使身没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中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啓上陳主許其葬

魏人寇江陵僧辯霸先不聞赴救獨王琳自廣州入援救雖弗及而臣道盡矣江陵既滅琳矢志復仇伐咎伐陳不量輕弱死而後已史稱琳之死痛惜者衆蓋忠義之感人如此瑒其故吏為之請葬亦義舉也

文雖不甚工當爲存之

李德林

並以委之下有周主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

士君子當國家無事委贄從君居清華之職負博雅之名福澤誇乎本朝聲望著於鄰國周主所謂天上人正此類也一旦國破君亡失身異姓聽其驅使向

來天上人竟作汙渠物矣周主之語中有抑揚但未盡露耳 熊安生博通五經亦復如是

漢魏衣冠

春正月周主賛受朝於路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

胡身之註云以此知後周君臣前此蓋國服也 孝文慕中國用夏變之高歡習鮮卑仍用舊禮

李諤上書

㨿茲擢士下有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

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傚誕云云

分註删上十句覺文意不暢

崔仲方上書

多張形勢下有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

伐陳以水戰為決故歷數沿江諸衝要而歸重於漢口峽口其後陳以不戰而亡仲方之策似為無用而江津地利披卷了然倘有事於防戍固不得不問諸水濱也蜀漢二江以下分註不錄

隋兵入陳

盡走下有㳄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進據鍾山頓白土崗之東

請封禪不許

詔曰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
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
封禪即宜禁絶
但知薄德之不宜封禪而不知封禪之非禮猶是世
俗之見然比之初不許而後復封禪者則有間矣此
條無分註
冊洗氏為譙國夫人
便宜行事下有仍敕以夫人誠敬之故特赦暄逗留之

罪拜羅州刺史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當念之盡赤心於天子

洗氏生於蠻酋而其才智籌畧雖中華豪傑之士無以過之參決詞訟巡撫方州誅鋤反側招慰叛亡乃嶺南一路福星非獨善用兵而已且忠順一心歷事三姓錫爵賜服恩數綢疊以夫人之故而贈其夫寳

以夫人之故而贈其子僕以夫人之故又官其孫魂
暄盎此亦古昔之所未有者故詳其事

反覆子

及帝大漸下有顔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
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如
責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
云云

有簒國之君則有賣國之臣如影響之應形聲焉但

簒事既成以後推奉之徒計功責報怨望必生嵩利之君不能盡滿衆人之欲怪其怨望思其反覆薄其為人雖有推奉之勞亦烹狗藏弓之類耳歷考簒君佐命未有不以惡終者隋文之言其明戒也嗚呼後之欲為劉昉鄭譯者亦可以此為殷鑒矣

以王伽為雍令

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

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之意朕思遵
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寤自
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
民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
王伽縱因非有教成之效隋文用伽亦不知刑措之
本然詔辭自佳故録之
王張高竇等盜起
於是始相聚為羣盜上有云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

餒死期交急摽掠則猶得延生

此四句詞意淺近平易無甚警拔處然自昔寇盜之興皆繇於此如得其情則亦可以弭盜之術矣

交裴寂

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

分註删去使龍山令高斌廉七字直似世民與寂博矣

世民復說李淵

復說曰下有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云云

上五句分註刪去突接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事既似卒遽無序而下文設能盡賊等語亦與前不相照應

柴孝和說李密

西襲長安下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二句乃接東向云

云　又誰肯從我西入上有見洛陽未下五字

兩處俱不宜刪

李密之亡

以逼東都下云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

如此並設兩端方見我逸彼勞之意分註存世充還

二句刪世充再出二句殊為可疑此非筆削之誤必

傳錄之誤

公言大善下有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鋭一也

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鬭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既而諸將欲戰云云

寇之料敵審矣其待敵亦可謂得策矣魏徵所言亦不出此奈何不能自斷而為諸將所惑也既戰之後一敗塗地此驕矜之所致歟抑天奪其鑒歟此段分註不錄畧之也

夏侯端

皆已從賊下有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云云

上六句分註删之徑接可斬吾首歸賊句似太直率少情致又似猜防衆人非所以慰藉之者

屯栢壁

賊勢日衰下有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

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逐鼠云云分註不錄然此等事正與氷堅可渡頗同

所謂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是也

穀水之戰

與通合勢力戰下有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

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

深入敵陳直出其背自後擊之秦王之戰每以此取勝然亦可謂輕敵而自危矣其後淮陽王道玄戰死秦王猶以此惜之彼徒慕效秦王而不知其非萬全之計也此段分註不錄

驃騎將軍段志玄

志玄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禽兩騎夾持其髻將

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此條分註不錄然其事與西漢李將軍頗相似今為補錄見古昔勇士從死得生雖被禽獲餘勇尚可賈也

報竇建德書

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

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詞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摧崩郊勞未通能無懐愧故抑止鋒鋭兾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建德雖羣盜而其所為多非他人所能及獨救世充一事最為失策既絶之又救之此葢惑於劉彬之邪說也與建德書或秦王之筆明白曉暢絶無詭誕之詞惜乎建德之不能聽也

魏徵論點兵

兵在御之得其道下有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云云

删此數句則正意不盡

又至於點兵上有居常簡閲咸以委之二句

删二句則至於兩字亦接得無力

馮盎

不反明矣下有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

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云云

蓋雖不反而不入朝則疑於反魏徵說破不朝之故故遂遣使諭之至智戴隨使者入朝而徵之言驗矣

删中數句殊不得遠人之情

房玄齡王珪掌官考

乃始陳論下有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

臣之意臣所愛者云云

欲激陛下之怒是萬紀傾險本情此句不宜删推其不平必有虚實實則所補者小虚則所傷者大分註揔云今推之而删得實本虚等字則下文未足袒盎兩句皆籠統混語矣

晏慶善宫

非高祖之罪也下有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先以漢高事虛引起繼以法語警之㖟緊用意在國家綱紀以下數句分註刪之何也

高瓛生

上曰瓛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寛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

既違節度而又誣之以反瓛生之罪重矣明正其罪見其當坐然後闢或人功臣之説立言自有輕重上數句不宜刪

魏王泰

魏徵獨正色曰下有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云云

徵所對亦分次第先辯羣臣無敢輕魏王者後及頓辱公卿之事分註刪當今羣臣二句似誤爲公卿辯而輕魏王一說反在所忽矣又刪在禮以下一段逕接紀綱大壞云云又似全無論列而突出忿懟之言

亦非對君之禮

上悅曰下有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云云

帝以泰故而責讓三品以上一時輕發之言實傷大體及聞徵語而降心相從亦可謂能以理自克者矣

府兵

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綱目省三字混書之

各有數下有皆自備三字官予直下有市之二字

馬周論襲封

國家受其敗下有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云云

此四句語工而意新世所稱說分註何以不録然亦但見封建末流之弊耳古先聖王平均天下之本旨則未之知也

滅高昌

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遣前鋒夜趣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智盛窮蹙開門出降

攻田城攻都城先後兩事分註刪至田城三字但云詰朝攻之不知所攻何城也及午克之克田城也斯時智盛猶未降也前鋒與大軍相繼抵都城攻圍無救然後出降耳分註盡刪前鋒以下畧綽連敘殊不分曉

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下有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云云

此段分註不詳載但泛說大意

太宗欲觀國史

朱子奢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如此則

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前代所以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

予奪之言和婉而不失其正分註或削或存文意若斷若續不及原本疏暢故仍其舊

譴房玄齡

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云云

玄齡因時立事歷歷可紀非無所指目而顢頇論功者之比如分註所刪反似泛數勞績而無實糸矣

高士廉卒

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聞其喪豈得不往哭乎帥左右自興安門出長孫無忌時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云云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啓衾輒屈鑾駕上不聽云云

帝將往哭士廉玄齡無忌先後進諫或固諫不從或諫而中止時會不同故也分註泥事混說并書玄齡無忌諫曰陛下云云若二人同辭以諫者帝出興安門無忌中道迎諫伏卧馬前上乃還入東苑望哭分註但記其還而删其出亦不見一事首尾

來濟表

稱神祇之心下有云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漢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

淪有周之隆既如彼西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古人論事有法有戒引周文以為法引漢成以為戒
擇福擇禍殷鑒昭然分註刪周文獨存漢成蓋嵩主
於懲戒矣
鄂公尉遲敬德
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
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壽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
甚厚

武臣喜於立功輕於犯法學延年飾池臺奏清商皆非本色而敬德獨舍彼取此所謂未嘗學問而暗合保身之道者計其卒時去拳毆任城時二十六年夫亦老而彌謹也歟

劉仁願劉仁軌破百濟

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敕以平壤軍回一城不能獨固宜拔就新羅或泛海而還諸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今

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　縱入新羅亦為羇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以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

欲滅高麗先守百濟此是用兵主張故對將士說破

敕書令仁軌拔就新羅或泛海西還而仁軌不從熊津又拔以下言西歸之害縱入新羅以下言拔就新

羅之害又料福信君臣猜離未幾果相屠滅仁軌論事動合機宜彼雖功名之士然其幹畧亦一時所少分註不詳錄何也

徙都護府

徙燕然都護府于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于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為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此條綱目不載然邊塞沿革亦於治體有關

代戍熊津

敕仁軌俱還下有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以經畧高麗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東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云云

先言軍將代還之患以曉人則留兵鎮撫之利不言可知分註删生變上一段僅存三數語文勢既無往復亦短澁無味

裴行儉襲執西突厥

初行儉嘗爲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凉乃西上

行儉先吏西州此即後來成功之本其畫前策想亦恃此分註刪嘗爲西州等語與後來大意全無照應

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猝聞軍至計

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進掩遮匐途中獲遮匐使者釋之使先往諭遮匐遮匐亦降

分註删都支與遮匐約秋中云云不見都支計無所出倉皇迎謁情由又删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云云則亦無由得其精騎簡而用之也

裴行儉討破單于府突厥

制敵貴詐下有前日肅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

餧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
云云
突厥以掠糧運敗唐兵其取勝之策在此行揄度其
必復為此謀故因而詐之兵法所謂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是也述往事所以起下文刪之反無情緒
常樂長公主
貞使至壽州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
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

戚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

今李氏云云

匡復非婦人之事不可謂婦人無此心隋家舊事近而有徵引以相曷非迂愚也故存之

狄豫州

輕元帥邪下有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

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云云

握兵而不能戢兵令毒被百姓將軍固有罪矣至於刺史受民畏將軍之威怒隱忍蹶蹜不能為百姓請命刺史獨無罪乎觀梁公萬貞之說義聲凜凜服悍將佑殘民無負一方之司牧矣

狄魏州

悉遣還農下有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

當之百姓大悅

此四句分註不錄大抵賊未至則張皇賊既至則逃避庸刺史之常態百姓無所恃賴煩擾失業者多矣

梁公之語可作官箴

證魏元忠

說許之下有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云云

廷辨是明日事元忠昌宗參對不決然後昌宗引張說太后因召之分註於說許之下即接太后召說入殊非事會

不聞元忠有是言下有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句當使學誰邪下有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則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滅族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

討武氏之亂

請東宮迎太子下有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

付殿下橫遭幽廢二十三年矣今神人共憤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竪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竪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既陳其策以告於太子太子既許之矣至臨事之際又復疑畏若可中止者同皎湛懇懇進說彌縫機事

分註槩從刪去不識何意且斬關而入突接迎太子之下有似斬東宮之關者

可還東宫下有彦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句然後接昔天皇云云

安得更歸句不宜刪正是討亂主意一言斷定無少游移天皇以下不過洗發此句大義以曉賊后耳

天津南下有是日袁恕巳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

安西都護郭元振

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冦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

元振無意於殺烏適會其死此亦固坦然也懼而逃之反若有歉於心而為求免之計矣不戁不竦無貳

無虞元振但盡其哀婆葛亦感其義忠信可格豚魚

此亦其一事也分註不載今補之

築受降城

以河為境下云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衆云云

拂雲祠突厥出入之路必河北要害之地築城冦境披其腹心仁愿注意久矣史氏發端皆有為之言非剩句也

貶崔湜

選法大壞下有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所親受其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

此段分註不錄蓋鄙之也然小人沒利情態萬殊不必蹈襲舊事而自有愈出愈奇者存此以見一朝穢跡

討韋氏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其謀恐禍及已遣寺僧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云云

日用恐禍及已故以逆謀告隆基非有社稷之計也如分註幾不知日用為韋武之黨矣

遂不啓下有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出拜謁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

夜葛福順李仙鳬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云云

苑城在皇城之北鍾紹京為苑摠監亦與匡復之謀故入苑中以待事也

欣然聽命下有云乃送所斬韋璿等首於隆基隆基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鳬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斬關而入隆基勒

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揔監及羽林兵而入太極
殿宿衛梓宮諸兵皆應之
出苑南門即直宮城之玄武門故分遣福順仙鳧攻
入別門而隆基勒兵玄武門外聞譟聲而後入分註
盡删出苑南門以下直接勒兵入玄武門非徒失之
大悞亦昧當時調度之實矣
晡時逮夜向二鼓三鼓應時紀事亦喫緊不可删
王晙

留幽求不遣下有云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絶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崔湜在朝周利貞在廣州内外逼迫必欲擠幽求於死王晙抗執政保流人斷以大義獲罪不辭庶幾有義烈者故詳録之

禁惡錢

可充官用者下有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云云

既以太府錢買百姓不售之物又豫假百官俸錢如此則良錢流布人間矣良錢流布句承上兩意說下分註獨刪百官豫假俸錢句不識何故

賜突厥書

黠啜無信下有口和心叛句　今復蹈前跡上有吉凶

之驗皆可汗所見二句　不追往咎上有但取來情句

吳兢直筆

謬曰上有知兢所為句

説雖心知其所為而不可直詰兢也故謬其辭而曰

劉五云云分註刪此句則謬曰二字又無謂矣

宴從官于宋州

酒酣上謂張説曰下有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

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此即漢武所謂不封禪兮安知外之意然封禪所經之地有限所見之事亦有限王者欲以耳目窮天下將有不勝窮者既不得不任使臣又望使臣之不負我則四牡皇華之治必有其本矣此數句分註不錄

罷張說

融所建白多抑之下有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於是隱甫融及李林甫共奏彈云云

宇文融崔隱甫李林甫同在御史臺鼠輩成羣矣說既不能避遠權勢而與之爭又疾視小人而不知為之備忽棄九齡之言卒為鼠輩所困哀哉

賈師順

吐蕃攻瓜州分兵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陷吐蕃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冠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

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敵果復遣精騎還覘城中知有備乃去

以刺史而不能守瓜州以縣令而竟能保常樂及吐蕃既退又能逆知其復來而為之備則師順之才畧亦可見矣不知分註何以不錄

限明經進士及第之數

應諸色裁損下有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句

楊瑒之意重在明經進士今省司奏限兩科及第之

數而流外諸色繁雜如故故特別白言之删下句不了原疏抑揚本旨

觀酺宴

上御五鳳樓酺宴下有觀者諠隘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天子之威不及縣丞金吾白挺不如畫地茲事殊不

可解而理則有固然者所謂以一治萬不以萬治萬也一者何法而已矣法以齊民上下相恐令之必聽戒之必孚河南之民奉安之之法久矣故示之以限制而人無不從命也此條分註不錄

楊仲昌議加服

鄭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鄭公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内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下接昔子路有姊云云

子路以上分註不載今存之可見魏公加服唐人已有識之者

封牛仙客

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耶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

此段分註不錄而以卿嫌仙客接上怒變色下意亦嫌其固執耶虞廷之戒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九

齡者可謂不面從矣

蓋嘉運

恐難成事下有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云云

嘉運之無功固緜於矜誇然流連京邑不即赴鎮使士卒怠荒邊庭解體是則過之大者防秋以下不宜刪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自安西行百餘日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刻期會吐蕃連雲堡下堡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擂如雨仙芝以郎將李嗣業為陌刀將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

即弱水也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

又三日阿弩越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

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之曰小勃律聞大軍云云

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而

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云云

自安西行百餘日至特勒滿川過此然後分兵會連

雲堡分註乃云行百餘日至連雲堡何也破連雲堡

進至坦駒嶺又前入阿弩越城然後遣將軍席元慶

分註乃於破連雲堡下即云遣席元慶何也過阿弩越城前至孼多城乃小勃律王所都通鑑所云仙芝至至孼多城也綱目既刪阿弩越城一段亦云仙芝至則不知其至何所耳藤橋去城六十里此城即指孼多城也分註以簡徑為主而賸理甚踈恐讀者昧昧故據原本補之

段秀實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

常清乗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敵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

綱目無此畧異域也秀實善於為人謀用其謀無不成功而立名者其在安西則李嗣業封常清皆受其教諫而始有効者也

陷常山

杲卿告急于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

利於城陷兩句此乃記事者推見至隱之言分註何以不錄然承業之貪冒由于通幽通幽則通儒之弟也賊黨也杲卿豈不之知而使與泉明偕行也哉莫予筭蜂自求辛螫讀之恨恨

靈寶之戰

臨道七十里下有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兵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

進王思禮等云云

分註删此數句不見致敗之由觀會戰之際哥舒翰全無方畧而冒昧擊賊入于乾祐㲄中而不知者

李泌

泌乃受之下有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

俶為元帥泌為長史密邇禁近出入相需分有尊卑情如手足此鄴侯所以得行其志而助成中興之美

也

張良娣

有戰功者賞之下有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云云

上皇所念念昭成太后之妹鄧國夫人也非念良娣也肅宗欲后良娣故援祖母為之辭庶幾憑藉舊德謂足以當新眷耳分註删昭成太后之妹句直云良

娣上皇所念何其遠於情禮也

守太原

善穿地道下有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

此亦穿地道之效也亦足以㩻懼狂賊而奪之氣何為不錄

顔真卿

真卿自荆襄北詣鳳翔上以為憲部尚書

註曰真卿棄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陜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荆襄然後自荆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綱目無此

清溝之戰

殺傷畧盡下有子儀與王思禮軍合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陳夾擊官軍官軍大潰

子儀以下分註無之而以安守忠偽遁突縱殺傷畧

盡之下殊不可解竊詳畧盡句乃是結抹上文以下事又是另起另叙各戍首尾蓋因官兵不進故守忠偽遁以誘之非無上事而忽然偽遁也分註此處殊欠檢會

賊陷睢陽

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畔而睢陽城至是食盡

此段分註不錄然編史者於睢陽危困之後而追紀曩時蓋有惜之之意焉有咎之之意焉事之成敗相因蹈其後害究其前非睢陽食人之禍巨為之也將士飢病不堪鬬坐待俘執亦巨為之也彼李巨者睢陽之罪人也

李翰傳況非其素志乎下有令巡死大難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為可悲臣敢撰傳一卷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

是始息

翰所作傳亦私史之類耳而輒表上之者其事確其論公故也巡在雍丘令狐潮來攻者四移寧陵楊朝宗來攻者一入睢陽尹子奇來攻者三又圍之百餘日以寡敵衆以飢禦飽饋救不至終於以身殉國從來戰鬭之苦惡臨難之壯烈孰有過於巡者而猶欲以浮議加之嗚呼惻隱之心豈遂斷絶乎哉翰之傳所以不得不表上也

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

張用濟屯河陽下有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耶與諸將謀云云

夜入朔方軍自是光弼之誤故使用濟得以為詞而曰朔方非叛軍也云云此二句不宜删

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閽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先是懐恩沮用濟之謀及既斬用濟亦慮光弼以法繩之故戒備而後來見殊有脅持光弼之意當是時軍府猜嫌幾於召亂所以臨淮之用智不如汾陽之坦衷也　上兩條正一時事分註存用濟而删懐恩不識何故

河陽之戰

是以知之下有龍仙見其獨出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

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云云

龍仙以猛孝德以譎龍仙以急孝德以緩譎以誤之緩以柔之此龍仙之所以死於孝德也中數句不宜刪

萬人敵也下有思明必使一人來刼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戰云云

刪刼我兩句不知賊至為何

今出在野下有此成擒矣句

此見司空易得不得則勿返意亦在其中矣光弼云

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適與此相應智將料敵又能

灼知敵之料我若此

晨至柵下下有希顥阻壕休士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

曰司空云云

希顥承勿戰之戒故以此態使日越不之測亦兵機

也不可删

出兵羊馬城以拒賊下有賊恃其衆直進逼城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栅為門云云元禮候栅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下有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退入栅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栅奮擊破之

中潬之戰茘非元禮為首功彼其知强知弱能退能進又非徒健鬭而已　再戰二字誤當作出戰須之

僕固懷恩與其子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

九月戊申制

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此條綱目惟存始末而中事不詳為其不果行也今

以其不果行而復詳錄之者錄之詳惜之甚也

吐蕃入寇

丙子帝幸陜州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渡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等云云

子儀遽歸將以諫幸陜之謀也不意車駕固已先去矣刪車駕已去句則上句意不顯又刪上纔出苑門句亦不見禁衛叛亂之速

丁丑車駕至華州會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陜來迎上乃幸朝恩營

此段分註不錄惡之也然代宗之所以寵任朝恩與朝恩之以小忠而成大不忠者其因緣正在是

戊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

辛巳上至陜百官稍有至者　速往收之下有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　大喜聽命下有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

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少振云云

前段謀也此段事也上下意相足而留軍七盤尤見

備慮周密

合勢進擊下有吐蕃既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

衆歸國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

田觀敵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

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云云　以疑吐蕃

下有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

表裏帥二百餘騎直渡滻水吐蕃懼百姓又云云

吐蕃整居京師中國兵勢单弱而有聚衆相應如仲卿者且保藍田渡滻水此其臂指之助吐蕃之所以懼也此不宜删

大軍至矣下有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駭　庚寅吐蕃悉衆遁去

分註删上節後又錄自稱京兆尹一事然王甫不因

全緒之命亦不能聚衆結謀但黨與既盛僭忒横生耳存此為後事張本

僕固瑒

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焦暉白玉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蕃卒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

告云云

僕固父子不忠於其君故白玉焦暉不順於其帥出乎爾反乎爾此理之必至者也肘人以怒衆乘怨以操戈不煩天討而瑒遂服厥辜矣分註但云攻殺而不詳其事其於鑒戒猶未明切

段秀實

吾戴吾頭來矣下有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云

云

悍卒恃常侍兼侍副元帥段公之言不惟破其所恃而又使之有顧畏之心以此諭甲者可謂適合體要矣分註但存讓睎語非是

郭子儀說回紇

不相睦下有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云云

二寇分營而居回紇别在城西亦是當時一機會設

使當時寇兵連營偵候相接則令公亦不得輕出而獨說回紇也以此觀之凡記事之語有似不緊要而又不容一去者此類是也

顔真卿疏

元載請百官奏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讒毁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真卿上疏云云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下有然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洛宰相輒奏

事者則托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倘不蚤寤云云

載欲壅蔽朝廷耑君擅政其爲林甫無疑然詳味疏末數言抉剔明盡則元載之奸又有甚於林甫者分註刪之何也

邠州兵徙涇原

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羇旅數遷徙四鎮歷陜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

州衆皆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云云

歴數二鎮至邠之縣則久羇旅數遷徙皆見成跡勞弊如此怨誹自生段公雖能弭亂亦以智畧制之而已國家使民至此而不加優恤不思更代視之如牛羊此涇原之所以再生亂也

馬璘涇邠之戰

璘為敵所隔下有逮暮未還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

帥未知所在當前擊敵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諶等惶懼請命乃悉發城中兵未戰者陳於東原為將力戰狀吐蕃稍却既夜璘乃得還

戰而兵敗乘城拒守未為失計然大帥未還而但議城守則似置大帥於度外矣段公陳兵為戰備所以威敵而彊大帥之意也帥全則不必乘城而且得以制勝矣分註錄此不詳今補之

綱目分註拾遺卷三